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王忠文集卷六

明 王禕 撰

序

上京大宴詩序

至正九年夏五月天子時廵上京乃六月二十有八日大宴實喇鄂爾多越三日而竣事遵彛典也葢自世祖皇帝統一區夏定都於燕復采古者兩京之制度闗而

北即灤陽為上都每歲大駕廵幸后宫諸闈宗藩戚畹宰執從寮百司庶府皆扈從以行既駐蹕則張大宴所以昭等威均福慶合君臣之歡通上下之情者也然而朝廷之禮主乎嚴肅不嚴不肅則無以聳遐邇之瞻視故凡預宴者必同冠服異鞍馬窮極華麗振耀儀采而後就列世因稱曰參馬宴又曰濟遜宴參馬者俗言其馬飾之矜衒也濟遜者譯言其服色之齊一也於戲盛哉豈非國家之茂憲昭代之偉觀歟列聖相承是遵是

式肆今天子在位日久文恬武嬉禮順樂暢益用勵精太平潤色丕業於是彛典有光於前者矣然則鋪張揚厲形諸頌歌以焯其文物聲容之烜赫固有不可闕者此一時館閣諸公賡唱之詩所為作也故觀是詩足以驗今日太平極治之象而人才之衆悉能鳴國家之盛以協治世之音祖宗作人之效亦於斯見矣禕嘗於詩之小雅如魚藻三章實天子宴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惟稱王在鎬京以樂飲安居他不復賛一辭者誠

以君德之盛非形容所能盡而樂飲安居非盛德其孰能之今賡唱諸詩其所鋪張揚厲亦不過模寫瞻視之所及而聖天子盛德之至垂拱無為所以致今日太平極治者隱然自見豈非小雅詩人之意歟顧禕微賤不獲奔奏廁諸公之列竊推本作者之意以為詩序詩省宣文閣授經郎貢公為倡賡者若干人總凡若干首

送樂仲本序

至正戊子予與樂君仲本胥會京師於是仲本之齒長

七年而客京師已三年不以予為後生未至辱相與定交焉久之為予言曰四明之定海其西二水焉曰大浹小浹並流東入海小浹之上吾之所居也山水之樂足以佚吾私吾將歸而益讀書以修吾業暇則泳游於小浹之間蓋達則期有以自見於世否則樂天安命終焉而已爾吾之歸也子寧無有所言耶予聞昔日新安朱氏象山陸氏一時並興皆以聖人之道為已任而其所學不能無異雖以鵞湖有會終莫能絜其異以歸於同

陸氏之傳為慈湖楊簡氏絜齋袁燮氏皆四明人故四明學者祖陸氏而宗楊袁朱氏之學弗道也東發黄震氏果齋史蒙卿氏者出而後朱氏之學始行於四明黄氏得於朱氏之遺書而史氏傳於湖南大陽先生岊小陽先生枋二陽氏傳於蜀人晏淵氏而晏氏實貫朱氏之髙弟子也及今國家建學立師設科取士一用朱氏説天下學者咸推朱氏為大宗而四明陸氏之學莫或講矣仲本受業於敬叔程先生而先生學於史氏者也承

師之所傳因時之所尚朱氏之學仲本蓋以致其力矣陸氏之學向之所以祖而宗之者承傳之自故未泯也仲本可不兼致其力耶先儒以謂陸氏主於尊德性朱氏主於道問學然尊德性道問學未始可以偏廢此臨川吳氏學基學統之篇所由作也會而同之顧真知允蹈何如爾予於仲本寧無望乎仲本識明而行果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不以得失累其心觀其出處之際可知矣故其歸也予竊致其愛助之私欲已於言不能也抑

予圖以自淑其身之不暇而顧為仲本言之者知之深故望之厚而言之至爾仲本其亦以予言為弗畔矣夫

送顧仲明序

永嘉顧君仲明由蘭亭書院山長考滿來赴選集京師調常熟州教授其南還也士大夫咸餞之以詩俾予為之序予聞古之言學術者必尚論其師友之淵源本乎師友之說以求先王之道故能信而不悖質而能通其業易成而術易行也永嘉東南名郡也山川峻清偉人

間出在宋世號稱六藝文章之府許景行氏周行己氏皆登程子之門而載伊洛之道於東南南渡以還言性理之學者故宗永嘉而鄭景望氏實承之然當其時薛士龍氏之學復自成一家其說詳於古今之經制以謂自周季絶學先王制作之原晦而弗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氏河汾之所講論千餘年間端緒僅或一見及二程子張子作相與發揮本末精粗綱紀悉備而後之傳者莫得其要於是發憤覃思深究體統興

王遠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法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必審其故實研索不遺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自薛氏一再傳為陳君舉氏葉正則氏戴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討論經史貫穿百氏年經月緯晝驗夜索一事一物咸稽於極上下千載珠貫而絲組之綜理當世之務於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復古而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此所以永嘉經制之學要在彌綸以通世變操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論

者顧謂其說不皆本於性命以故近時學者一切黨同
伐異唯徇世取寵之為務其學遂廢而不講而不知穿
鑿性命窮高極遠徒騖於空言其將何以涉事耦變以
適世用哉嗚呼永嘉之學可弗講乎君生長是邦師友
淵源之懿殆習聞而素講者也而君之職則人之師也
暢其師友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寧非為人師者之責乎
君累為教官凡所至得士譽人莫不多其才而鮮或知
其學術之所自故今茲之官常熟也予不復以人之多

君者為君美竊取人所鮮知者歷道其故為告焉

送劉志伊序

至正九年禕在京師獲識宜春劉君志伊而内交焉禕既倦游而歸志伊尋亦南還將以采選天下之文章復相見於錢唐十一年十月也既會且别禕於是慨然為之言曰古者天子廵守則諸侯各陳其國之詩以考政治之美惡而輶軒之使又行天下采詩以觀風俗也不惟諸侯不復陳詩而輶軒之使亦不復行韋布之士如

吾志伊顧汲汲以采選天下文章為己任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若志伊者不亦有志之士哉蓋嘗聞之文章之在天下非一人之所為也散見而雜出博聚而廣藏求之蓋甚難也夫其人之顯而在上者其文章固亦顯而易求故國朝文類之作真定蘇公采之頗悉若夫山林巖穴之士文章雖工人或鮮知之知之鮮則不能以盡求求之不盡則人將有不公之論矣此昔人所以有難於此也抑采之非難也而選之

為尤難是故漢以下有文選唐文粹梁昭明姚鉉皆以後人選前代之作東萊呂公之於宋文鑑亦僅止於宋南渡之前而鮮有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者以時人選當世之文章則惟藴公之於文類而已是故前代之是非易定一時之取舍難專以昔人之所難而志伊且將繼文類而有作焉則吾志伊謂之有志之士豈不信然哉雖然文章經國之大業也昔之論世者以此識氣運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才氣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

而知德政者也有志之士采而選之惟圖以彰國家氣運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至於采之不能皆遍選之不能皆當亦將無如之何矣此禕於志伊之别所以重有慨也志伊之别也錢唐之士大夫咸分韻賦詩以餞之禕不佞輒繼作者之後道所願言者書以為志伊贈

麟溪集序

婺之浦江縣東三十里其地曰白麟溪鄭氏之居在焉鄭氏合族而居者今九世朝廷援著令旌表其門曰孝

義鄭氏之門而復其役於是時之元夫鉅子髦士畯生莫不為之感歎而歆羡或形諸詩以道其美或著於文以紀其實月累歲積所得既多其家長大和懼夫久而至於散逸也爰裒輯而彚次之詩為樂府古近體若干首凡十卷文為碑頌序跋記辭銘誌雜著若干首凡十有二卷總為一書因所居地名之曰麟溪集吾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也夫唐虞三代之世盛矣唯其教之既明化之既成故當其時民俗

之善至於比屋可封可不謂之盛歟然稽之載籍旌其門閭唐虞之時則然而表厥宅里見於成周之世夫其民俗既無不善矣而於其間假其旌表焉者所謂樹之風聲使民不懈於為善也國家敦教崇化承平日久田里之民安於無事而習於為善如鄭氏能以孝義著聞蒙被旌表若此不猶唐虞三代之民而加以唐虞三代之令典歟吾故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國家教化之盛也昔日周之尹氏以天子大夫故五葉不别

食會食數千人而春秋書尹氏以志世卿其能與周同盛衰者有家法以維持之也今鄭氏非卿大夫家而合族乃至於九世可謂難矣况其家法之維持可藉以永久弗替引之雖百世可至宜乎使人嗟歎之不足而形於詩稱述之不置而著於文積累之多而後之作者固未已也是故詩之名南咏歌南國民俗之美必推本於文王之躬化而前史所纂孝友等傳亦以彰顯當世風化之所致故吾以謂即是書觀鄭氏一家之盛有以知

國家之盛豈非然哉嗚呼天衷民彝夫人之所同然者也是書茍出而廣傳之將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孝義之未至者亦感發而興起其有補於世教甚大寧獨俾其子孫之不隕而已乎大和守順卿鄉里尊稱之曰貞和先生實生五百有二十二甲子屬予為序者先生之從子欽能承其家者也

經筵録後序

今天子以上智之資誠明並至動合天運優入聖域臨

御日久將遂躋斯世於靖嘉而尤迪文是先典學為務乃至正更化之始荐開經筵博延儒流敷繹古藝所以廣資政理絲求化原而成帝王之治者也維是經筵之設國之𥿋憲其事體之重既領以丞相帝宰執侍從必由妙柬得預勸講至於講文則視成於檢討檢討則具稿譯畢白於丞相及諸講官衆論允合然後進焉故檢討者其秩雖輕所職甚近皆以布衣自廟堂公選為之士之為之者因得以聖賢仁義禮樂之道古今治忽成

敗之故徹聞當宁而寤主意於片言誠可謂不負所學者矣浦陽鄭仲舒之為檢討也裒其所進講文為一編曰經筵録總如干篇故事講文月凡三進每奏一篇天子既以置諸左右比三歲又總每月所進為録以獻以備乙夜之覽鄭君是編蓋録其副而藏於私家其各篇之首悉記日月與天子宴問之所講官奏對之名者謹其事也昔者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斯

言初若為學者設也及漢董仲舒舉以告武帝於是有以知帝王之學亦不外是焉今觀經筵文剖析精詳陳述曉暢其實類乎唐人之粹擷經史之㫖則切其法傚乎宋儒之大學衍義而詞尤直而其大要不過以尊聞行知有望於吾君誠以聞之則必尊聞而不尊猶不聞也知之則必行知而不行猶不知也然則今日天子之盛德宏業高明光大而成帝王之治者豈非聞而能尊知而能行以加之意乎嗚呼觀乎是編而文儒啓沃之

功聖學緝熙之效以及國家一代之典故皆可見矣竊
惟孔子賛易序卦居末敢即斯義序其略以繫諸末簡
云

送分水達嚕噶齊之官序

高昌莽賚布哈君惟一由休寧主簿擢江浙行中書掾
考滿除達嚕噶齊於建德之分水將之官賢大夫士凡
內交於君者皆為詩歌以餞予為序其首簡曰天下郡
縣之凋敝莫甚於今日而今日國家於守令之選亦可

謂重矣比歲用大臣議首嚴保薦之法賞罰黜陟既定為著令繼申督攝之制而郡縣上下之相統政理之相成而不桼者益加密焉嗟乎若之何而凋郡敝縣猶不加少循吏之效曾不加多也大抵令之為民牧者其失有二好名者過於為苟祿者憚於為過於為者則咈民情憚於為者則遏民志情之咈而不安志之遏而不遂也此民所以不得職政理所以乖戾而不成也故夫善治民者不過使民各得其所願而已傳曰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所謂民之父母嗚呼治民之道益無以加於是矣予聞君之官休寧也正經界均賦役興學校平物估能與民同其好惡民甚德之其才可謂長於治民者也今為分水吾知他日言循吏之效者必於分水見之矣且君讀書為學有年於兹善論古今識本末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才固不特長於治民方今聖天子厲精圖治視民如傷而賢宰相不次用人以修舉廢墜君姑盡心於職分之當為夫苟美績昭彰令聞顯著

其有不見大用者乎雖然西漢循吏見於傳者止六人黄霸丞相也班固以其長於治民特傳之循吏吾又知君他日雖見大用而史氏之傳循吏者其必不遺於君矣其必有以取於君矣夫

送申廵檢之官序

至正十一年海内多故天子命勲舊大臣行中書以鎮外服且以為去朝廷逺事有機速不可律於常制稟命而行凡軍旅錢糧銓選之事一聽其便宜行之葢令行

中書其位尊任重視古方岳而江浙尤地大物衆所統列郡三十有二賜履所及不啻數千里矣未幾而事變愈亟雖以列郡之事猶不能盡出於行中書所在牧守往往自擇人以為用而行中書亦視其可者輒聽之而不違嗚呼天下不幸而有故將撥亂以反正則行變以從權誠勢所必至然有志於當世者固未嘗不深憂於此焉婺與處為鄰郡比者行中書實承制用婺之同知總管府事黄公遷守於處而吾婺人申君觀遠常受知

於公辟為屬縣遂昌之廵檢觀遠識優而行敏用其尊父之廕已再任莞庫廵檢乃其資所應得方待選於行中書而未及署黄公用之於是有知人之明而無越授之失矣觀遠將之官其友王褘語之曰嗟乎今日天下所以多故而弗靖者非以寇盜之繁劇乎盜之生也猶火之始然始之弗戢遂至於燎原而不可遏今子之職職乎求盜者也善求盜者能於其始而襲之故事易而人不擾以子之能其必有以盡乎職矣官無崇卑茍皆

盡乎職焉天下之事其變亦豈終不可圖也哉雖然子之職止於求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牧守也稽之前史若龔遂渤海之政是已吾聞黃公有牧守之才其為政務以德化人庶幾有以使人不為盜而求盜之職又能用吾觀遠若人焉將見環處之境田里晏然雞犬不驚無異乎承平之日矣觀遠是行吾蓋竊有望焉而於世故因又慨然重有感也婺之士大夫凡與觀遠交者咸謂非言不足以為贈爰相與作為歌

詩予乃道今日之故及所以語覩逺者序之於首簡

贈醫師張君序

古之言良醫者出於秦為多春秋内外傳所載若醫和醫緩以及尸子所稱醫竘者皆在秦以良醫名和能察肓上膏下而知疾之不可為緩能辨六氣五味五色五聲六疾而知疾之所由致而非止此也和之對晉大夫也以謂可以醫及國家而緩於晉侯謂其良人將死天命不佑則其思慮之所及固又不止湯熨鍼石之際而

已一則曰良醫二則曰良醫皆於秦乎出謂之秦多醫豈不信然以予觀之今之良醫蓋其多莫逾於中吳矣夫豈以吳地富饒人鮮輕身重財故挾是術者趨之恒多歟將習俗之盛淵源之傳有所自也然吳醫之多予固未嘗敢以淺中窺之而求夫庶幾於古良醫者張君志行殆其人焉志行之良於醫夫人之所知也而夫人之所不能知者吾意非志行不足以盡之夫所貴乎醫者以其能以意為之也靈樞素問諸書遺說昭然固在

所必守而人之疾病有萬不同若夫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隂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以合經緯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者必於脈見之唐許胤宗謂脈之妙處不可傳唯思慮精則得之又曰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由胤宗之言觀之則脈之不可易審必矣和緩之能知疾不可為與疾之所由致而其思慮所及不止於湯熨鍼石之際者夫豈外是而他求乎然則志行其殆知審於脈者乎不然何其術之良

而人稱之者之衆矣是故人之稱志行知其術之良而
予知志行者因在此而不在彼也郡人秦文剛君子人
也嘗得疾志行治之隨愈秦君因求予文以道其美夫
志行之術之所施其效不止於秦君而秦君獨德之之
深者非志行則莫之能為其疾也吳醫之良不止於志
行而予輒樂道其美者因夫人之稱信其術之良為可
書也使志行於是益精其思慮而慎其術焉將見今世
求良醫於吳者必求志行而吳多良醫世亦將謂吾言

有不安矣

贈葛仲正序

友人陳舜道為予言吾往年留吳門得疾傷寒他醫莫能治病勢向劇有劉太常者吾所厚也為致葛仲正來視以其術治之疾旋愈吾既感劉君之愛我且念葛君為術之良非言以彰之則無以著吾私子能言者幸為我一言之予觀近時言醫者莫盛於中吳而吳中世業醫者莫盛於葛氏葛氏之醫其術善於推五運六氣之盛

衰以審病證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所以異於人人也
葢仲正之諸父曰恒齋者嘗有著書其說以謂醫當視
時之盛衰而為損益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
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
仍民勞志困故張絜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
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
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其為說如此可謂
能明夫氣運之變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嗟乎醫之為

術至於劉李諸君子出而藝極矣以予觀乎其書其言甚明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簡而近其取驗也速而著而其要在使人觀形察脉求病之所始以施其術而不膠於一定之古方葢無非推明所謂五運六氣之說令其書大行於世學者非其術弗道也而葛氏之傳獨得其要如此以仲正有得於承傳之素推其家之遺書以博極乎諸君子之書其術之良而有異乎人人也固宜矣仲正之季曰可久於其術尤精予甞與為友以故因得

識仲正而仲正之諸子業其術者復彬彬焉嗟乎葛氏之盛固未艾也

送湯子誠序

溧陽湯君子誠所謂有用之材者也湯為鄉之大姓衣冠詩禮相繼不絕而子誠早以材自見用御史舉試吏郡府海道漕府復推擇為屬掾今以累考當陞而浙東帥閫遂以文書来辟子誠其宦業之隆蓋兆於此矣予聞士之懷抱利器者非遇盤根錯節無以自試其材

之有用令子誠至浙東予謂以浙東之事言之浙東地瀕鉅海在異時沿海常設制置之司其事權為甚重而所統領者皆水軍夫海之為物險矣而軍之習於海戰者為不易能非素教而積練之鮮有不取敗於臨時者令之帥閫實兼兵民之寄非兩有文武之材莫宜居之其事權視昔為尤重而所統領者乃無復有所謂水軍者焉是以一旦海寇竊發莫之能禦至廑天子親命大臣招安而與之官寇心無猒顧以我為無備以禦之未

幾輒復叛朝廷務全大體於是命再下而官益加夫招
安而至於再三則威重或者為已褻而不圖有以豫防
之則愚頑無知尋服尋叛其為患吾未知其所終也故
今日浙東之患莫若於海寇而禦之之策莫亟於復水
軍蓋寇盜之生治世所不能免顧所以豫防之者何如
耳今子誠以有用之材而又往往為上官所見信夫唯
不言言必行之故吾願子誠有所建明益以自試其材
之有用若夫區區簿書文墨之為事而徒累歲積月為

出身計者斯固衆人之所為而非吾黨所望於子誠也嗟乎舉浙東之事為子誠言之而知今日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子誠尚亦有慨於予言乎

送葉子中序

禕至正七年至京師與葉君子中最善既别六載與子中再會錢唐則子中以太夫人之喪既葬將復還京師因泫然為禕言曰子愛我者凡吾平生子未必盡吾知也吾之生也十有六年吾父方受命知賀州而遽棄諸

孫吾於是始刻志於學出遊郡庠余公德撝陳公衆仲先後為提學皆謂進之故能頗知嚮方思有所樹立然自吾祖文簡公之告老也所被賜田宅寶貨悉表還於朝家無留貲而吾父又蚤世賴吾母扶樹門户不以鹽米細故累吾身遂至京師得用薦者入國學為諸生亦既滿年積分及優等將用例釋褐取榮名歸為吾母壽而吾母不及待矣吾匍匐南奔而吾父之殯猶在錢唐及是皆奉以祔於富陽吾祖之兆域已畢大事此吾之

遘禍而憂艱也重念吾祖之薨垂六十載而褒崇之典闕焉曩者力請於朝賴天子明聖故舊不遺贈謚有加庶幾哀榮終始矣而墓隧之碑猶未有刻吾將由是復有請焉子愛我者其能不言於吾行乎禕為之言曰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患難而致乎光顯者蓋不如是無以成其德而致其用也聖賢遠矣試即文簡公而論之公在宋季為京學諸生時宰方專權誤國輒率同舍上書斥其罪寧被竄逐而無悔及世祖既取江南首見録用

自布衣為提學尚書省立則拜右丞法度紀綱多其所更定遂為一代之名臣矣是其始之患難乃其終之所以光顯也令子所謂遘禍而憂艱者孰與爾祖則後日之光顯夫豈基於今日耶凡木之可為梁棟者鮮不久之以歲年飫之以霜雪而後全其材夫人亦若是而已耳是故身愈詘則德之成也固事愈歷則用之致也宏視夫躁進妄求汲汲得之而力有不勝因以取敗者其相去為何如耶吾觀諸易有處困而亨之道焉夫困人

之所不免處之以亨所以不終困也然則子中令日之所處其殆困而能亨者乎子中曰噫子之言吾之志也遂書以為序

送施掾史序

至正十四年秋吳郡施君克讓以監修國史掾史乘傳至浙右為師相徵歲入之租賦葢克讓之尊公寛厚長者由丞相府長史累遷都水少監為時名卿而克讓服習家庭之訓早有以自見其才敏而練其智周而疏覩

浙右之民凋弊已甚而師相方上體宵旰之憂以恩德惠綏黎元不宜無以承其意故租賦之入既平其量復下其賈而凡逋負之無徵者又驗其實蠲免之於是浙右之人皆多克讓之為而知師相器使之得人矣昔戰國時馮驩為孟嘗君收責於薛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及之薛名諸民當償者悉来即矯命以責賜之孟嘗君怪其反之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收畢乎何市也驩曰君言視吾家所寡有者

臣計君家無不有所寡有者義耳因矯君命以責賜諸民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今師相恩德結人心天下固已莫不被其賜克讓是行亦可謂能為師相市義矣且孟嘗君列國之卿馮驩者游說之士其事初無足道而予以為言者誘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雖然一事之足稱非予所望於克讓也漢杜欽延年子也少好經書深博有謀時大將軍王氏輔政求賢智自助國家政務與欽共慮之而欽為大將軍言皆國家之本數稱達

名士救解人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及大將軍政權太重欽復以周公謙懼為說其補過將美不可勝數雖其官止於議郎而在當時最為知名令師相位望之隆殆過於漢大將軍而克讓之賢智視欽將無媿然欽之有助於大將軍者其予所望於克讓乎克讓之還京師也士大夫以言為贈者甚衆然徒以詞語相訣悅而已此可加於好名之人而不可陳於有識之士況有識之士如吾克讓乃可以詞語相訣悅耶予是用復為之言以

道吾愛助之意抑非克讓久相知則予言亦豈若是過情也哉

送沈仲達序

昔太史公言法家者流嚴而寡恩其信然哉以予觀之所謂嚴而寡恩者特其法之為弊如是爾茍為法家者操心制行一如是焉則其人必皆陰險之小人而無復有君子矣此豈人之情也哉漢史言張湯為吏務在深文舞智以禦人又以為舞文巧詆以輔法則其謂之嚴

而寡恩宜矣然其身既致位三公其子孫又世有令望德器自取爵位尊顯久而不墜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抑所以致是者寧無故乎蓋湯平日務揚人之善解人之過而史氏謂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也夫推賢揚善君子之厚德也而湯能之又可徒以嚴而寡恩少之乎且湯由文墨小吏顧知務此則夫以學士大夫自居身都崇貴而不復以為意者其不為湯之罪人也幾希吳郡沈君仲達為法家學素稱文亡害而

兼能潤飭以儒術用是獲見知於上官至正十四年春都水少監施公以使事至江浙仲達實從以行久留於杭吾辱與游焉其他細行雖吾不能詳至於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則仲達未嘗有靳焉此夫人之所知也夫仲達以儒術飭吏事則固非舞文舞智之為而又身非崇貴乃能以推賢揚善為意其視世之為法家者相去何遠也有張湯之失而善足以蔽之其所致者且如此況無其失而有其善天之報施當何如哉此吾黨所以有

羡於仲達而於其還贈言所為作也贈言為詩總若干篇而予輒以不腆之言為之序葢非特於仲達私有羡焉將因以為今世為法家者之勸云爾

送詹君序

台之臨海有詹君者悃愊而無華朴茂而淵靜習通孔孟之學而兼精岐黄之術邦人莫不敬服之葢其鄉之隱君子也甲午之春漫游錢唐與予同假館宗陽宫間為予言曰吾老矣無所求於世矣然吾觀夫人之生於

令世者亦何其不幸也國家太平日久一旦寇盜蜂起而天下遽苦於兵蓋自天子之大臣以及於羣僚庶士而京畿中原以及乎邊疆絶徼無有貴賤尊卑皆不遑奠安而已不勝其弊矣吾於是時僻處吾鄉乃得自放於山窮水絶之境戰征不接於耳目差科不及於門户詩書以教吾之子弟藥劑以濟人之菑害耕有稼穡居有屋廬摘芳釣鮮尋幽探奥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吾於世復何求焉顧吾雖老誠亦令世之幸民也歟吾且歸

矣子尚有以語我哉予聞之昔之隱君子不羣乎俗而未嘗離乎俗葆真練性銷聲養粹以樂其天所謂有道之士雖古或希也意者大山長谷之間必有其人而未之見而今乃於君見之若君者豈特為世之幸民而已乎君之歸也其從子居文率諸公賦詩為贈而屬予書君之言以序之昔者詩人嘆賢者之隱遁而不可致也作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諸公之詩其亦用此意哉

送吏部員外郎伊君序

國家數年以來亦可謂多事矣十一年兖濟之間塞決河十三年京畿之内開營田二者皆大役其費累鉅萬而猶幸有利存焉然自十二年以来頻歳用兵天下騷動丞相御史大夫以國之柱石相繼董師宗王重臣莫不總戎於外雖寇盜寖就殄滅而國用之費已不可勝計今長淮東西大江左右勍敵猶在兵未可以遽弭凡轉輸供億縣官不足則盡徵諸民而所在之民大札大

侵之餘存者無幾創痍未瘳悉刳剔脂髓以應上之科
歛又楮幣者天下之大命也而乃沮不克行上下均知
其弊莫或有以救之而朝廷之上綱紀法度且日紛更
而未已國家之多事莫此時為然矣然而事變之殷盛
世所不免抑所以弛張彌綸之者其猶在於人乎是故
天地之大也萬物之衆也而位之育之者皆夫人之責
也此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用世也賈誼之言曰天下大
器也今人之置器置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

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又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陸贄之言曰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總天下之志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又曰均貨財以同欲惜名器以賞功行三術去七患以覈羣材致八利除六失以嚴守備嗚呼二子之言可謂經國之要道匡時之急務無媿於用世之學者矣賈陸之學於是不行於世已久今日之告吾君者其亦

有出於此者乎不出於此而欲以圖今日之治安吾知其為難矣此予於伊嚕布哈君之行所以重有望也君起家進士歷仕外服乃入為王官今年春以吏部貟外郎和雜於江浙尋丁太夫人憂朝廷謂其材猷優著時用所急奏使起復君既襄大事遂詔北上君親之道殆兩盡矣是行也其所繫為甚重守一官効一職不足以為君之能能以賈陸之告君者為吾君告庶幾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矣乎夫當天下多事之時自山林草

野之士孰不思有以自獻而況以名卿為吾君相之所信用者哉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予敢誦是言以為贈

宣城貢公文集序

國朝統一海㝢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為盛矣當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皆以前代

遺老值國家之興運其文龐蔚質奥最為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儀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尚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浸久豈亨豫大極盛之際也今天子元統以来致治為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遂以日繼淪謝而幾於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豫章揭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

公諭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黄公雖歸然猶存而亦既老矣其方嚮任用而擅文章之名者唯吾宣城貢公乎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庠受業諸公門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詞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後之欲知一代治化之盛者此其有不足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也

其為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為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
務居夏官則奏詔罷驛户於北境列水衡則朝廷復以
中原餫饟之事倚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遽數也
大抵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
賞罰允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逺矣考
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
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之法其於政事
不循陸范之志哉抑非韓歐不施於政事而陸范不著

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為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禕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泰字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两入翰林為應奉遷宣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為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為都水庸田使令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

木巖禪師語録序

佛法行於中土千二百九十餘年為其學者離為異門曰禪曰教曰律凡三焉教以明理性之要而簡冊之載為至詳律以示開遮之義而科條之著為甚備若夫不立文字單提直指而使人明心見性以成佛則唯禪學為然所謂教外別傳者也葢自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東至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為二而心印獨傳於曹溪派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而得人之衆莫臨濟一宗為盛矣七傳至於楊岐白雲五祖圓悟

誠所謂不立一法根源直絶者乎悟之傳有虎丘隆公大惠杲公皆卓然樹立教道於故宋南渡之初東南禪門之盛冠絶於一時而隆之傳為應菴華公密菴傑公破菴先公無凖範公及雪巖欽公盖五世矣當宋之季年宗門耆宿相繼淪謝欽公獨毅然自任以斯道之重得其傳者是為虚谷陵公公遭逢聖時蒙被帝眷其道尤為光顯而其上首弟子則吾木巖植禪師是已師之入其室也非唯叅決其心要而且兼傳其文印故其為

道無所不同於公焉初師出世於寧之西峯既主表之仰山而今遷居杭之慧雲門人集其三會所說日用動作之語用故事次第而録之謂師之道雖不專任乎言語之間而因其言語之所及亦可以知其道之所存也然竊觀師之言機鋒峻峭誠足以啓學人之領解至其敷演之切告戒之嚴則所謂教律者其道亦不外是焉夫何近時禪學之弊其徒唯口耳之是務襲取昔人之言語迭相師用誣已而罔人脫略方便顛倒真實而莫

之或省然則於一大事果何相與乎學者於師之言語苟能以筌蹄視之庶幾目擊而道存矣陵公與師皆予同里人予生也後不及登公之門而於師幸有游從之雅始述其淵源之所自以序其語録焉

送笪生序

笪惟芳氏以旃蒙大荒落之歲夏五月自處来昇過余僦舍言曰某無佀獲交於夫子竊願有請也昇吾父母邦也笪邦之著姓世有聞人吾曽大父龍渠府君大父

溧陽府君二世墳墓咸在城南十里飛溪之原自吾父去官他郡由廣而閩晚調處之龍泉尹又為推官處州以卒某也從宦而游遂為東西南北之人於是去㫒十有七年矣昔之吾父之没也適時多艱不克反葬以從先世之兆域因即龍泉以葬而築室奉吾母居焉葢吾視龍泉猶鄉土矣今玆之来當干戈擾搶之後凡名宗貴胄其堂坊馬鬛之所在無弗毁也而吾先世兆域封識宛然若有非偶然者展省之餘低徊彷徨愴焉懷思

吾不忍舍以去也狐正丘首代馬依風物之情也而吾奚忍而去也雖然龍泉吾先人體魄之所托而又吾母在焉其不可以奠之去也吾將安處此耶夫子愛我也者尚有以教之也言訖泫然流涕不能已余為之言曰嘗聞諸禮士之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之去魯也顔子俾之哭於墓而後行是古之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是之謂也中世以来士大夫以官為家於是捐親戚

去墳墓者往往而是然論者不皆以禮絶之者以其情之不得已也情有不得已故禮有常又有變也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唐宋二大儒也韓子幼孤仕居於京先世墳墓之在河陽者或時往省而已歐陽子葬其親於鄉而宦留中朝又居潁上蓋終身不復返其鄉焉是皆情之不得已處乎禮之變者也今吾子先世墳墓雖在昇而親之葬則於處也由親以逮疏自近以及遠禮之常也子去而之處以守其親之冢舍而間以時来昇即

其祖墓展省焉既為乎韓子之所嘗為而又為歐陽子之所不能為揆之於禮處乎變而不失其常殆庶乎其可也子其擇於是而處之而吾烏以教子哉惟芳再拜謝曰美矣哉子之言之也某無似敢不奉以周旋以終吾身以昭吾子孫雖然願著之簡以為遺庶其不忘也乃次第書之以歸之惟芳

棣鄂軒詩序

蕭山為縣地偏而俗尚質其人之能自奮於學以有聞

於時者未嘗數數然也然縣當吳越之衝四方賓客之往来者皆游焉其人耳目之所接氣習之所漸染亦無異處乎名都大邑之間矣縣人有包氏兄弟者所謂能自奮於學而又樂從四方之賓客相與游焉者也包氏之先家山陰来居蕭山今再世其先府君無恙時扁其兄弟燕居之軒曰棣鄂望其兄弟恩義之相親也於是其兄弟者皆先訓是奉其為兄者躬門戶之責以芘覆諸弟而逸之以學而為弟者刻志問學不敢懈有以承

其兄焉故君子以為包氏兄弟能無負其先人之訓居乎斯軒庶幾其無愧矣且小雅詩人言人兄弟之親厚獨托興於常棣華鄂之韡韡何哉說者謂其華能覆鄂能承也夫茍兄以恩覆弟弟以敬承兄相親而榮顯不有似其華鄂之韡韡者乎嗟乎世之人能有感於華鄂之承覆而念兄弟之不可以不相親則孝友之習將天下人人有之不獨於包氏見之矣昔唐世有花樹韋氏者兄弟衆多最親厚皆貴顯嘗制宗會法每退食必飲

花下以為常當時岑參諸人為賦韋家花樹歌稱其一門華鄂之盛流傳於今未泯也今包氏兄弟雖家居未顯用而能相親厚將有以見於世安知昔之稱韋氏者不復以稱包氏耶說者盖謂人欲致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其言豈欺我哉包氏斯軒劉君伯温為之記而作者又爭為之歌詩其兄弟所與游者皆一時之選歌詩之作豈岑參其人乎予不佞因本諸詩人之意以為序包氏兄弟凡五人予所與

游者與直與善也

南昌李氏譜序

南昌李氏系出唐宗室其先世家肇慶之四會縣者曰三八府君譜軼其名實生宥玫宥玫生保延保延生士廉四世皆不顯士廉生積中宋元豐三年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元祐間以直言入黨籍謫居南昌因家焉積中生良弼衛尉丞良弼生安國尚書户部侍郎安國生七子大性端明殿學士吏部尚書謚清惠大異乾道二

年進士寶謨閣學士大理乾道五年進士朝奉郎知真州大東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大鎮朝奉郎大原朝散大夫知衡州大成承議郎知衢州西安縣大性生伯恭朝散郎知臨安府餘杭縣伯恭生宏規朝奉郎贑州通判宏規生以能仕元為從仕郎彬州宜章縣尹以能生福祖福祖生宗頤仕國朝為國子學正自侍御而下九世皆為南昌人此其世次之大略也李氏族固有譜頃年兵戈之餘幾散失不傳宗頤乃愽加搜訪而詮次之

以為成書因屬予序其首嗚呼古稱世其家者非世其爵禄之為貴而世其道德為貴也漢袁楊之四世五公非以太尉司徒而稱之也晉王謝之百世卿族非以丞相太傅而稱之也誠以其名德之重髙風盛烈為世楷範載籍其慶以預大其緒此世家之所為貴也余觀李氏自侍御以直道正行為古遺直及户部清惠寶謨龍圖父子兄弟又以清才粹德為時名卿信史所載先後相望而後之承之者又悉能以學業自植至於宗頤

盖祇厥紹而弗隕其家聲雖古所謂世其道德者何以尚此七葉列戟三世珥貂曽是以為貴乎故予序其譜特著其世次使覽者因得而詳焉

義烏龔氏家乘序

義烏龔氏方冊所載系出漢渤海太守遂之後傳至諱孟舒者仕陳太建中拜太中大夫河南觀察使歷世變故遷徙靡常其詳莫究逮宋南渡後諱寔府君居縣之西郛松門里子六人皆從東萊呂成公游鄉之先達俞

公良能目之曰六瑞孫九人有諱明之淳熙中仕宣教郎服銀緋明之從弟諱應之登嘉定進士第仕至右史中大夫直寶謨閣封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應之從子曰軾紹箕裘之業明五經號五登士又曰康仕太學學録曰愷仕直閣侍御史自是蔚為衣冠之望族矣六世孫原善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為家乘一卷乃倣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為圖字名卒葬咸具䟽之既成復屬予序予與原善有世姻之好知其序系所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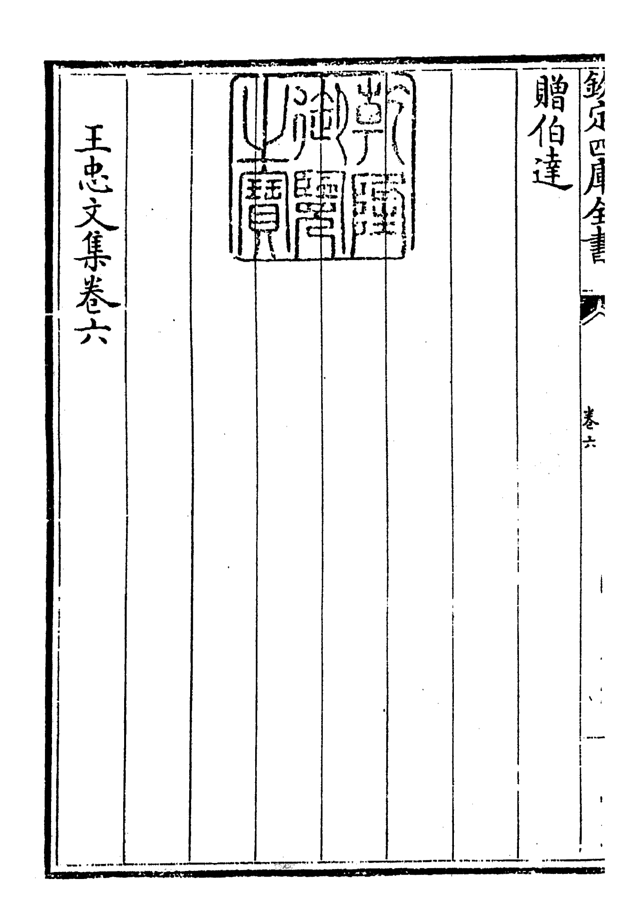
来者遠乃為之序曰夫氏族古者史官之所記也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氏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龔氏冒姓之不一者乎毋怪乎附録之不足徵也令原善推原本始而惓惓於譜諜不敢忘則尊祖敬宗之道藹然可見亦可謂賢也已因為序其世次繫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原善字仲寶方以積累世其家業鄉稱為善士云

送伯達王君序

禕至正戊子己丑歲客燕東時臨川王君伯達先在焉伯達善為古文辭名稱籍甚禕得而内交甚相好也明年禕南還已而天下兵起南北阻絶不相聞問者二十年賴今天子以神武定天下寓内混一於是伯達今年春自滕國来南京禕乃得與伯達復相會因知伯達擢庚子進士第歷京學提舉國子助教入翰林為編修復遷成均為博士効官累年積階至五品然伯達雖有官爵

可以為身榮而與余亦皆髮種種矣相與慨然者久之會天子重名節以厲天下有旨俾凡大夫士自勝國至者皆聽還鄉里使得遂其志焉伯達即束行李翩然西歸吾黨之士莫得而留之也吾聞昔者詩人歎賢者之去而不留也為之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盖欲其留之甚也又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言欲其毋相忘於久遠也嗟乎伯達之歸吾不得而留之矣伯達尚毋棄我而有遐心哉於是書之為序以

贈伯達



王忠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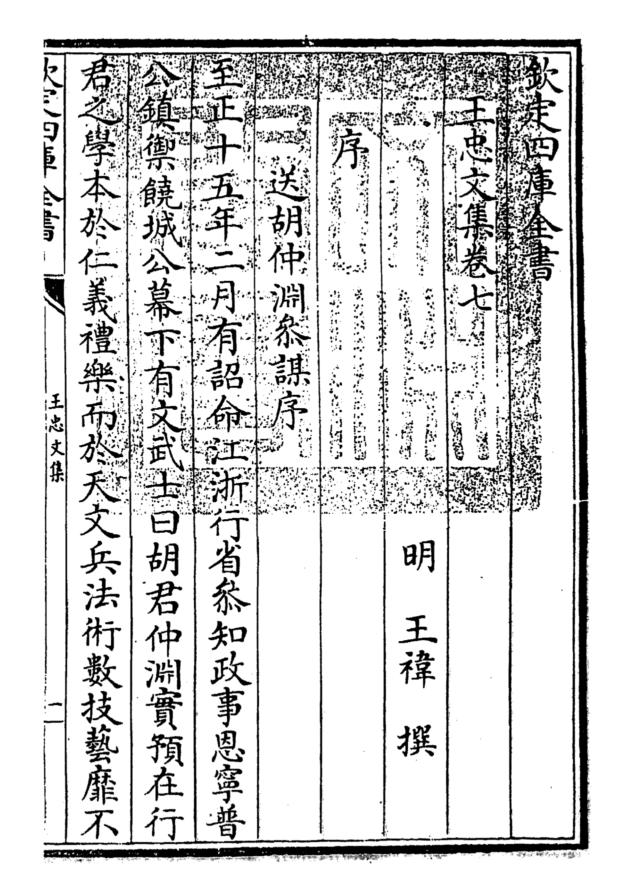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王忠文集卷七

明 王禕 撰

序

送胡仲淵叅謀序

至正十五年二月有詔命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恩寧普公鎮衢饒城公幕下有文武士曰胡君仲淵實預在行君之學本於仁義禮樂而於天文兵法術數技藝靡不

精通葢有用之材而其志慨然欲以功名自見者也先是温之戍卒殺其守帥據城以叛時公以浙東元帥往討之訪得君龍泉山中而問策焉君以謂温城險而賊守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公一用其謀畫賊果就擒故温城之平公之功君之策也及是公有饒城之命復倚君叅謀軍事而饒處江湖之會最為江浙屏蔽自數年來鞠為盜區斯民生業蕩析殆盡今遺孽尚在軍旅仍戒嚴殺戮撫綏之際誠主帥所宜慎以公之明決而

君以沉機遠略濟之吾知寇不足平民不足安矣是以君子既多公能求士為國且益望君必將為知已盡相與以有成也君嘗為禕言今天下之弊極矣南北用武未有休息而將帥之權不相統一朝廷之賞罰不能明信此殆不容言矣至於軍卒之單寡而無所於調發錢糧虛匱而無所於徵需變而通之則有其術夫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歛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米十石出一人為兵而

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又減而計之當亦不脱糧十五萬兵一萬五千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强而財富矣其操識持論異於尋常大抵此類而固亦未遂於施用也嗚呼自我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建不拔之基以開長治久安之道規模宏遠矣其制度綱紀之法後世所宜憑藉夫何僅及百年而天下遽已日入於敝若或不可支持甚而理財制兵之術

既窮皆坐視而不卹是豈事變終不可為乎抑亦任當世之責者未之思焉耳宋儒有言管仲復生商鞅不死天下乃可得而治其言雖失於有激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意者變通之術誠不可以非其人以任之諸葛孔明王景略之流不世出此有識之士之所為深慨也今天子在位日久圖治日切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士之懷奇見而欲立功名者寧能不見於施設而有不盡用之歎耶匪朝伊夕政公行大用君之所自見

必又有大於今日者矣於其行褘故道夫人之所望於君者序以為贈焉

送貢公守平江序

上在宥二十有三載寤寐治道圖修太平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舊臣屬以政柄於是綱紀荐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士有時望者為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涖閩中居亡何遽召為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闕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

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膺耳目之司尚書處喉舌之地其權位為既要而顧又為守於一郡於物論若有未愜者禆竊以為不然今日郡守之選重矣而平江為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為尤重以故朝廷恒選剛嚴碩博之材諳人情而卹民隱者託之以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庸也惟公以文儒名家為士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政績輒暴著頃為都水庸田使實治平江其民之利病益所稔知朝廷視邦選侯其用公為守也固宜公之宏

材無施不可亦奚彼此之計乎嗚呼惟我祖宗統一宇內百年於玆重熈累洽式臻承平四方無虞烟火萬里可謂盛矣夫何四三年閒海內鼎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戎馬蹂踏已無完區而大江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靡有息肩之所世故之艱難於是殆有不忍言者幸而平江以地利人和之故隱然為南方之保鄣然餫饟之給比諸郡率十七八百需供億動以萬計而其民亦已不勝夫凋瘵今公為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以

輯綏撫摩之以阜其財以結其心乎嗟乎財者民之心也不取諸民無以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心品調消息之間公得無其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廷免一城之憂一民之安國家頼一民之力公也任郡寄之重上體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宣其及下之仁不久政成天子且亟用之當大任矣邇者濟南韓公鏞守鄱陽南陽成公遵守武昌皆即其官召入叅預大政庶幾漢世郡守入為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用公意其在此豈非天

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顧褘草澤之人而有當世之志於公之行因區區一言之公平日知褘為最厚將以其言為不佞矣夫

少微倡和集序

處以星名州其地多處士而隋時處士星嘗見處士星益少微也其為州在浙東最左僻其土俗簡以質其田賦薄以寡自昔易為治然其四境大抵山谷溪洞形勢險絶豪猾群黨因據為窟穴往往嘯聚嘑亂相攻剽賊殺

而其為害比歲尤甚於時號難治矣至正乙未冬沿海萬戶柳城石末公持閫帥之節來鎮是州亦既除去奸宄而撫其善良復其疆土而振其弛壞明年春江浙提學青田劉公奉行中書之命實來相與輯綏之又明年秋政通人和州以無事先是詔建樞密行院於江浙行中書丞相兼領院事至是丞相乃承制以石末公為判官劉公為經歷即是州分院涖治焉於是石末公以元勲世臣文武兩全夙負重望而劉公起家進士雄文直

節冠冕士林及諸僚佐賓屬皆鴻生畯夫極一時之選東南人物於斯為盛矣惟其志同而道合故其雖當多事之際發號施令日不暇給而攬事觸物輒為詩歌更唱迭和殆無虛日長句短韻衆製並作諧乎律吕之相應粲乎經緯之相比情之所至肆筆成章譬猶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不可遏者兩年之間揔之凡三百餘篇名曰少微倡和集詩作於是州州以星名故亦因星以名集也禕得而讀之竊歎其愛君憂國傷世閔俗之情

見於言辭者何其惓惓哉昔之論者有謂非能言之為
貴而不能不言之為貴少微諸詩其不能不言而言之
者乎夫其宏音麗采盪山川而賁草木題詠所及煜有
榮耀誠可謂是州之遭而百年之盛事與韓愈氏荆潭
之什曾子固氏齊州之作後先配美人之所知也若其
微意奥旨之所存有以繫人心關政理明王化而為世
道勸者憂深思遠有古風人之義則固非夫人之所知
而君子必能審之矣序而傳之將不有慨然而興感者

哉

送朱仲桓序

予往歲客吳時與朱君子安游而善子安儒者而業於醫四方大夫士莫不與之游然於予情尤親是時其子仲桓甚少好讀書數從予問學有相觀而善之意焉别去五六年世道益多故予亦歸隱金華山不復出於是與仲桓父子聲迹不相聞久矣今年夏予偶游會稽邂逅仲桓驗其學益進氣益充志益彊而齒尚少也竊心

喜之仲桓間嘗泫然為予言去年之春避難而來囏難險阻實所備嘗然流離顛沛中非其人固弗與交授館教生徒用束修之入為衣食而常有餘推其餘以周人之急亦未嘗不足也獨念吾親在吴中音問久疎引領西望不勝白雲之思焉今幸疆圉日靖兵事且解嚴吾將還吴中為吾親之省子其不有以告我乎予因為之言曰士生今時欲以所學自見亦何其難也夫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樂之道所以為家國天下之具者儒者

之學也今苟有其學矣而時方右武惟智名勇功之為尚其孰從而用之故夫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者儒者之學大抵皆然而今孰從而用之也嗟乎學何負於人人適自負之非人則負之豈時使之然哉雖然時有汙隆而君子為學不可因時而作輟予益竊望仲桓之益進於學也豈特有望於仲桓進之以不止而庶幾於古道者固予之志而不敢以不自勉者也不合乎世不同乎俗而時不吾用吾何與

知焉予平生交友留吳中居多仲桓見之幸為吾謝曰故人王禕將長往窮山中無復有求於世矣苟有求我者君其問諸山靈

送孫實夫序

士之處遠方而求用於今之世者其進亦難矣朝廷清明俾門不啓往歲方且汰省官吏諸冗員而比年以來天下用兵雖賞功入粟之爵稍濫自非履戰陣脫性命於萬死及有雄貲鉅財足應令者名職亦未異以戾契

致夫其大者既不可以倖得則為其小者不過試吏於列郡而已然為郡府吏者積勞累考僅出為州縣幕職其能卓然自奮厲通材圓機能趍時合變者乃得擢用憲漕諸司歷掾宣閫上行中書考滿及格始類名銓曹予所得官而其能至是者葢亦無幾耳然則事進取於今世者豈不誠難矣哉若吾孫君實夫所謂通材圓機足以趍時合變者也實夫初見推擇給事浙東憲府最受知憲副伯嘉訥公顧大者既不可得乃甘小者之是

就因用憲府舉試吏於越郡而越之郡長則玖拾公也吾觀近時持憲節而能卹大體者莫如伯嘉訥公握郡符而能勤小物者莫如玖拾公二公之賢皆可謂無媿於國家之倚任者也傳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夫得其賢大夫以為所事因其所長導吾之所短即吾之所有以輔其所不及則上下相與而無間矣實夫誠以事憲副者推以事其賢郡長夫焉有不獲者乎予嘗以謂士凡見用者雖所居之地有崇庳所守之職有優劇而已之

所以立者宜無不同也何者本之以誠而先之以不欺持之以廉而濟之以無倦立乎已者其果有易此者乎苟出於此將無往而不獲乎上而况事其大夫之賢者乎人徒知賓夫之善於趍時合變由其通材圓機之適於用而孰知其所以立者葢未嘗不出於此也吾知其自是必見擢用逸上捷出歴藩閫而登省垣譬猶拾級而升非足為難豈吾之所謂難者固賓夫之所不難也耶賓夫臨川人留吾邦者久與予相識將十餘年故予

不能不言於其行越中多名士其鄉先達夏先生叔通郡博士杜先生彥通者予嘗辱與游焉賓夫暇日過從以予言視之其必以予為能知賓夫者矣

鳴道集說序

古者立言之君子皆卓然有所自見其學術不苟同於衆人而惟道之是合故其言足以自成一家有托以不朽是故聖人没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言人人殊然要其指歸未始不合乎道夫苟合於道矣而其言有不

傳者未之有也嗟乎君子之立言難矣若屏山先生李公者其庶幾古之立言者乎先生諱之純字純甫弘州人金章宗承安間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資識英邁天下書無不讀其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為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徧觀佛書既而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旦有會於其心乃合三家為一取先儒之說箋其不相合者著為成書所謂鳴道集說也觀其為說前無古人誠卓然有所自見學術不茍同於衆人而

惟道之是合者也遺山元公嘗以中原豪傑稱之謂其庶幾古者立言之君子豈不信乎嗟乎立言之難久矣世之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會通以求道故有以一人之見而决千載之是非者鮮不群疑而衆駭之先生是書其雄辨閎論以一人之見决千載之是非者往往而是予故竊論其大旨著于篇端使覽者得詳焉

浦陽戴先生詩序

昔日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韶卿烏

蜀先生柳公道傳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潔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吾戴叔能先生焉叔能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柔而不迫沖澹而不携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葢柳公學於方公而叔能師事柳公為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韓嘗讀其詩而

為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叔能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吾言為足徵也哉

漢七略序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熸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内有延閣廣内秘室之府下及諸子

傳説皆充入焉至於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揔百家之緒種别而為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及班固因之為藝文志而於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畧

而輯略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為不明也葢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為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遡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

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為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略者會粹衆説掇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真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為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横之術是為諸子略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麗之詞是為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為兵書略歴象五行形像占驗著龜夢卜之法則術數審焉砭劑脉絡寒温佐使神仙性命之説則方技詳焉

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閒得以攬乎載籍之梗槩而審夫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為功夫豈可少哉益向歆父子為漢宗室號稱博極羣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乎内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别白偽真删其重複正其脱誤無復魯魚亥豕之譌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略是作門離户别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於篇俾不勝異之説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

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纏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略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録率皆因乎七略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為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為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略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唐五禮序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雖謂之唐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黄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倡教而賓禮興葬于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修贄類帝以為吉禮遏密八音以為凶禮征于有苗以為軍禮羣后四朝以為賓禮釐降嬪

虞以為嘉禮五禮之文用厥以具沿夏歷商而成周五
禮之文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
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歷
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儀章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
定天下踐帝位即詔禮官學士修改五禮舊義房玄齡
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
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卹五篇揔百三十篇為百
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為貞觀禮高宗以貞觀禮節

文未盡重修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爲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而是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取舍皆依違不中節學者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爲定及其後復顯慶禮行事禮司益無所憑玄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說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兩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講求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同加檢校刪之功不就說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丘續爲之二十年九月禮

成是為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儀五十三曰賓禮其儀六四曰軍禮其儀二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揔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貞觀曰顯慶曰開元揔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為節原人情以為制推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歷世未嘗相

同而所以制禮之意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葢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已其葬埋也為溝而已至於中古為之宮室不以土處為不可更也為之棺槨不以為溝為不可易也又其後也更采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也夫聖人者豈好為相反哉其所為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道原人情而為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于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制禮之意無不

同也大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為禮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折乎古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為一代之制者其本

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為之序論以著其説庶議禮之家得以慎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吉凶軍賓嘉為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類相從終始無黷為尤足據依矣

劉氏族譜序

劉氏在康山為望族世居縣南八十里之三臺系出漢中山靖王之後有諱衍者仕晉為水衡都尉封關内侯曰登仕齊為右丞相曰明仕隋為東郡太守曰德威仕

唐為大理少卿德威之後曰玢曰鋹皆仕南唐李氏隨煜自金陵遷洪都再徙鄱陽玢居南源之虎墩鋹居西源之龍灣二族皆繁衍簪纓詩禮為郡邑之冠鋹後曰孟鎮者克紹先烈有聲於時譜牒之述亦嘗修葺厥孫宏堂復為贅婿於樓裏謝氏因居三臺之下生子禄明禄明生玉玉生金翁金翁生用一用二金翁乃予所交者然雖潛耀弗仕其所以振起士風汲汲於家譜之修誠為劉氏之賢子孫矣間以劉氏得姓之由始徙傳緒

之詳列為譜圖持以示禕而請序嗟夫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廢而有譜牒以維持世族蓋俾夫為之後者知其本之所自出而有尊尊之義焉詳其支之所由分而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今觀劉氏之族遠矣其譜所載幹支疏暢綱網聯絡昭穆次序秩然而不紊親疏遠近昭然而可考孟鎮聿修於前金翁維新於後可謂知所務矣為劉氏之子孫者覩是譜則知家世之源流思祖宗之盛烈以嗣以續綿綿

延延引而弗替矣

贈熊君序

士之出於三代之時者何其幸也葢其養也有井牧以為之田其處也有比閭以為之居其教也有塾之左右師以為之師其學也有仁義禮樂德行以為之教及其藝成而可仕也鄉里推其賢者能者而賔興之以達於王朝論定而使之官上之人葢汲汲以求之而為士者固未始有求於其上之心是則士之出於其時者其心

為甚安其力為甚易也自世數道散四民失其業而莫
士為尤甚田非有井牧之分也居非有比閭之連也師
非有左師右師之職而教非有仁義禮樂德行之素也
至於仕則又在上者操爵祿以誘其下在下者懷智術
以要其上上下之間皆非誠心以相與故為士者恒產
恒心之既無則往往窮困顛踣之不暇而其能自卓立
以表見於世者無幾焉嗚呼士之不幸而出於三代之
後者其成之之難有如此而況頃年以來寓內多故爭

尋常以盡其民未有休息也則為士於今日者宜其窮困顛踣視昔有加其心甚勞而力甚藉也是豈勢使之然不得不至是歟臨川熊君負其才藝而年方盛古所謂譽髦之士也使其獲出於三代之時吾知上之人將有以求之矣而今也君曾不急於自見漠乎無求于上之心來游江左居無幾何即皤然而歸其鄉其不謂之賢歟歐陽子有言後世之所謂賢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非信然歟抑吾聞之小雅之詩曰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賢者之所在固夫人之所同好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賢者之不留其以繫於人之思也乃若是然則熊君之來而遂去也吾安得不為之慨然也哉

送胡先生序

尚論吾婺學術之懿宋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益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

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而有志於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為道皆著於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曷有異乎哉有元以來仁山金文安公以其傳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者傳之白雲許文懿公實以道學名其家而司丞永康胡公待制浦陽柳公待講烏傷黄公以及禮部蘭溪吳公翰林東陽張公則以文章家知名雖若門戶異趨而本其立言之要道皆著於文文皆載乎道固未始有

不同焉者淵乎粹哉皆可謂聖賢之為學者矣以故八十年間踵武相望悉為世大儒海內咸所宗師夫何後生晚進顧乃因其所不同而疑其所為同言道學者以窮研訓詁為極致言文章者以修飭辭語為能事各立標榜互相排抵而不究夫統宗會元之歸於是諸公之志日微而學術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故褘與仲申胡先生每論及此未嘗不太息焉蓋慨夫鄉學之淵源不可不勉於繼承也嗟乎先生其可謂能繼承者乎先

生資器卓絶自許公柳公而下皆及師友之博考精思封殖深固其言明潔儁健善自馳騁用以雄文奥學著聞東南然素無仕進意今宰臣雅重其名遣使聘之而重煩以政乃授三衢郡文學禕竊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況比年以來海寓多故惟干戈是尋而禮樂俎豆之事廢不復講然碩果不食君子無終窮之道主教一郡雖其職非顯榮而斯道之作興係焉昔文定公之教授湖學也分經義治事諸科以教弟子凡出其門者皆

為成材東都言師道者莫於斯為盛文定於先生為遠祖其所以教湖學者先生於衢將不以為已任乎嗟乎繼鄉學之懿而任師道之重吾之望於先生於是為至先生其以為然否乎

盛修齡詩集

新昌盛君修齡詩若干卷金華王禕為其序曰詩至於唐盛矣然其能自名家者其為辭各不同葢發於情以為詩情之所發人人不同則見於詩固亦不得而苟同

也是故王維之幽雅杜牧之俊邁張籍之古淡孟郊之悲苦賈島之清邃温庭筠之富艷李長吉之竒詭元白之平易典則韋柳之温麗靖深蓋其所以為辭者即其情之寓也而今世之為詩者大抵習乎其辭而不本於其情故辭雖工而情則非有若吾修齡之詩其有得温麗靖深之情者歟予嘗評其詩譬如芙蕖出水汙泥不染而姿態婉然如春鶯出谷音韻圓娛而自諧律吕儗諸唐人其韋柳之流矣至其力追古作又如紫霞琴譜

雖時變新調而古意終在有得乎漢魏之音為多是可謂情辭俱至足以自名其家者也修齡早推擇為郡吏後乃以進士起家調奉化州判官辟江浙行中書省掾除福建行中書省管勾遷檢校官又除儒學提舉不赴隱居龍泉山中葛巾野服自放於烟霞泉石間邈焉不與世接富貴一不累其志若將終身焉嗟乎讀其詩必也論其人有不知其人觀其詩可知也不知其詩者苟徵予言其亦可知也夫

郁離子序

郁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者出其立言皆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為言人人殊蓋其患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奇愈奇則愈不勝故諸子者門分戶列各立標準奮其私智騖其臆說為書日繁而能不詭於道術者幾希宜其傳于後世者恒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於天地

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道益所謂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温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狷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亂益韜晦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用是人尊信之以為有道之君子云

匡山詩序

穹壤間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名山凡其幽遐瑰詭閎壯之觀皆天作而地藏之故造物者恒秘而不輕以遺

人人之離世樂道者或從而得之既抉幽攄閟以據其形境之勝又莫不託之題咏以寫景致而宣物情葢山因人而名人因文以傳此自昔之所同而今匡山之詩所為作也匡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為峻險或曰山之形四起而中窊狀類乎筐故名匡或曰以其山似匡廬因名匡山也縣人張三益先生實居之先是山深蔽翳於荆棘人迹所罕及先生得之乃始有以發其形境之勝焉山多古松既據其絶勝處結菴曰看松菴西南有

深淵中潛蛟龍雲氣所常出又為亭其上曰烟雲萬頃菴西南山益高上入霄漢遠近數百里可俯視又為亭曰唯天在上菴東北林樾幽邃當夏亦寒又為亭曰清高菴正南地夷曠而明迴東西山諸峯皆若拱揖者又為亭曰環中於是匡山幽遐瑰詭閎壯之觀天作而地藏者至是攬拾無遺矣太史宋公嘗為之記先生復屬一時之鴻畯各按題以賦詩秀語竒辭層出踵繼其多至若干首即而讀之非唯匡山之所為勝從可槩見而

先生之高標逸操亦固託之以永傳也葢處為郡山川最清峻而龍泉隸處為屬縣重嶺複嶂尤為險絶其地上直少微故世有隱者如近代周啓明管師復輩皆肥遯其間餘風遺韻邈然不可及已先生韞德韞器雅志丘壑將以古隱者自期夙昔晦迹於玆山若將終身焉今雖不果於離世復出為世用而其樂道之心今昔無間意其諷詠諸人之詩一展卷間巖姿壑態應接不暇如身在山上而嘯傲雲烟之表洞視千載遐矚八紘胸

中油然之樂人益有不能知之者矣是則諸詩之作雖以擬諸靈運石壁精舍等什亦復何媿故予為之序俾傳焉

羅鄂州小集後序

羅鄂州小集故為書十卷鄂人嘗以刻板其州新安鄭氏家亦有刻本歲久皆廢軼今其存者五卷其七世孫宣明力搜訪之復得雜文若干首附于五卷之末而郡人趙汸氏新喻趙㙻氏皆為訂其譌舛乃重刻板以傳

屬予序其後羅公諱願字端良新安人也幼頴悟強記絶人比長落筆動萬言若不經思者既乃悚焉自悔力探精索或數月不妄作一語刋落世俗陳腐之習悉取法於秦漢蓋其學號稱宏博而其文雄深典雅幾於古矣公蚤以廕補官紹興末調臨安府新城縣監稅又監饒州景德鎮稅尋監南嶽廟非其志也乾道二年擢進士第歷知饒州番陽縣不上予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八年除通判贑州攝其守事以簡易為治贑人化之部使

者列其治行以聞淳熙六年知南劍州陛辭奏疏其言

剴切深中時弊孝宗嘉納之從臣又交薦其才改知鄂

州既至郡上疏言鄂自古用武之地下流陽羅堡尤險

要城壘皆不可不治民饑以田質穀而本息不侔宜為

立其中制強盜法當死而貫之者諸州所配隸其數不

實當究其數以絕姦宄瀕湖曠土新舊佃種者皆有弊

覈其實而定著之則租稅可易集民間臧獲多邊鄙良

民奸人誘略以來宜聽其自言官而官出之其政事若

此類多所施設而尤以勸學劭農為先久之績用大著藹然有循吏風適天旱禱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年四十有九十一年七月也鄂人懐其徳圖其象靈竹寺祠焉初公父汝楫政和二年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立朝有風槩為時名卿及公又以文學世其家公兄弟六人兄顒籲並通判福州頡通判夔州頒知郢州弟頎通判蘄州亦皆以文學名而其後子孫復彬彬然多可稱道

者故論新安之世家未有盛於羅氏者也公平生所為文甚多此所謂小集特存十一於千百朱徽公益嘗深服其文有經緯而亦惜其傳之不能多也嗚呼公之於文觀其所自致誠足以自名其家而卓然有立於不朽矣列諸儒林文苑之間無足多者而史闕其傳後生晚出幾無所於考非可嘆哉余故序其書特述其履官行事并其家世淵源之懿葢以補史氏之闕使讀其書者因得知其人焉公所著別有爾雅翼若干卷新安志若

干卷行于世

陳氏族譜圖序

宣城陳氏世為其郡衣冠家有仕南唐為刑部尚書者諱初明自昇來遷而宣城之有陳氏自尚書始至宋紹興間敷文閣待制諱天麟仕既光顯而其族益盛益自尚書而下及今十有六世子孫蕃衍其間以才學自見者殆不可悉數故有族譜以紀世次而荐經喪亂簡篇散軼十四世孫敏懼愈久且益墜乃裒輯成編復為圖

以著明之既成屬余序序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聖人所以叙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漢魏以降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歟宋世言族譜者二家曰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而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派屬如禮家所為宗圖者及論其所為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

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聖人叙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遺意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之有志於存禮者其忍復置而弗講乎陳氏之族遠矣其所為逈遠而可考者以有譜存焉耳今敏既因其舊悉加詮次而又重為之圖葢合歐陽氏蘇氏之法而兼有之爰自頃歲天下多故士大夫家莫不苟簡以廢禮而敏獨於此加之意焉其可謂知禮也巳敏字季明前鄉貢進士以文學知名今時云

孝行詩序

宋之季年滁陽有篤行君子曰范君諱酉新字孟東學者因其别號稱之曰青山先生仕嘗賛閫幕教郡庠雖不顯融而純德懿行當世儒者皆尊慕之其設教於鄉閭也患後生小子凌虚厲空而不省乎孝弟之實乃為詩三十篇極言父母孕育鞠養教誨之劬勞與人子之所以孝弟乎其親者情切而理明義正而實備質而不失於俚詳而不流於煩讀之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誠可謂有補於世教者也三百篇之詩其言人之大倫至矣自當時閭閻女婦皆能習而知其義而後世雖老師宿儒猶不能通焉者則以去古逾遠弗達其辭故也先生此三十篇者其於辭可謂達矣廣而傳之有弗習而通之者乎昔者子朱子之為小學書也葢嘗欲取近代之詩有關於世教者類而列之然弗果也嗚呼先生之詩其殆成朱子所欲為者歟先生之孫常嘗守姑孰將刻板以惠學者以余辱託斯文之雅俾為序其首故

余為掇其大旨而書之

章氏兄弟字序

龍泉章三益先生以書來謂余曰吾同母兄弟凡三人焉伯氏有子曰存仁仲氏有子曰存質皆幸冠而成人朋友之間字存仁曰允恕字存質曰允忠既教之矣惟是製字之義不宜無說子尚有以重教之也葢嘗聞之天以是理賦諸人人稟之以為性謂之仁故仁乃理之具於心者理具於心而推之以及乎人物者恕也恕者

以已及物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教人必强恕而行為求仁之先務是恕固仁之所以推也天以是氣畀諸人人受之為形而質凝焉質固一於樸者然而且已趍於文矣故其所以為質者忠也忠者渾然誠確之謂也是以三代之為治有尚忠者矣而後繼之以尚質則忠固質之所為本也從是論之仁非恕則莫之推是恕者仁之用也質非忠則莫之本是忠者質之先也是則存仁之字允恕存質之字允忠揆諸名義固可謂有合而稱情

者也抑余聞之君子之製字也所以尊其名也名之所為尊將望之以成人之道也故君子之志於成人者因其所為名字者而反求之亦可以造其至矣然則於仁也力於恕以為入德之方於質也本於忠以為立誠之要各從其類而致其至焉豈非聖賢之為學者歟跡其說以貽之并以眎先生何如也

贈郭士中序

余客昇取友於其土得郭君士中士中六人家故多貲

而尚義十年間避兵乃徙昇其凡士言嘗為國子生好學善持論前年以兵死豫章余不及識之而士中辱與余定交日相過從講說經史疑義或取古今文挈長較短如是以為常久之聆其言觀其行不見其非吾愛也乙巳冬中忽為余言將溯大江而至武昌由武昌泛重湖而抵長沙行且有日願得一言以識別余聞之憮然若自失噫自余頃歲憂患之餘閉門聞風雨聲心輒怦然出門適康莊亦若躡羊腸蹈虎尾兢惕不自持益

其志氣選耎久矣故聞士中之行冐嚴冬涉逺道雖壯其遊而竊不勝其媿也而士中顧乃徵余言其將奚所云耶然追念余三十許時驅馳於吳越楚宋齊魯燕趙之郊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不以為難其好遊視今士中尤甚士中少余十數歲政余好遊之年也則其操舟趣駕為是二三千里之行宜乎無難是亦志氣之盛使之然也雖然余聞之昔人之好遊非徒遊也昔之好遊者無如司馬子長其足迹殆且半天下而其所歴攬山川

之形勝悉用資以為文其得於大江長淮洞庭彭蠡則為文奔放浩漫淵深而渟滀得於龍門劍閣九疑蒼梧則為文嶄絶峭峻紆欝而幽深泛沅湘弔忠魂則其文感憤而悲激過大梁涉豐沛覩爭戰之墟則其文沈雄而淩厲講業齊魯鄉射鄒嶧想聖人之遺風瞻泰嶽之尊安則其文典重温雅有正人君子之儀焉是其所以奇於文者庸非以游故耶若子長者其長於游者耶今士中之游計其所歷固不能子長之十一意其歷攬所

及而資以為文者亦必將有得焉殆非徒游而已也士
中他日歸以其文相眎吾見渾雄奇崛而變態横生者
未必不因兹游之故則士中之長於游也寧獨有媿於
昔人也哉

送紹興守張侯序

聖天子以神武取天下海内為一天下大定重念比年
以來民生失職思有以惠綏之以謂近民之官莫切於
郡縣故守令之選每加慎焉比遣使者行浙東郡縣問

民所疾苦至金華金華父老告使者言數年前吾邑有主簿張君愛民甚吾民至今思之不能忘朝廷倘嘉惠吾民願得張君復來為金華使者還以其民言聞上為之嘉嘆即命以張某為郡守守金華於是張侯去金華再遷官方為侍儀使朝夕在上左右會紹興闕守中書省臣奏命張某守紹興為宜有旨從之張侯行在朝僚友咸屬余為言以贈之以余金華人為能知張侯也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凋郡弊縣比比而是民生不

遂久矣惟是浙東西民被兵少生齒故緐庶然徵需科歛之荐加其民之困亦已甚矣雖郡縣政體有不同而均之為民牧愛民之心宜無不同今張侯之為越即前日金華之愛民者推而行之越之民有不從其惠者幾希余忝職太史氏竊知皇上所以慎選守牧之意故特為張侯言之侯行矣他日政成其必無負聖天子見用之意而以循吏著稱史冊者其必張侯矣余不敏尚能執筆以竢

周易演説序

周易演説京兆石君伯元之所著也石君之言曰聖人之作易也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必如是故天下後世之人悉能知而行之在天則道器之變通也在人則日用之事業也此聖人所以為生民立命者也自漢以下易道無傳諸儒之傳註百有餘家然考象辭者咸泥於術數談義理者或淪於空虛以故聖人設卦觀象贊

辭而明吉凶以為開物成務之用者其本旨因晦而不明夫易道不可以傳註求求易道於傳註則其道為愈不明矣於是諸儒之說悉棄弗省間獨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恍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遂乃筆而為書每卦有說其引物指事也為甚近其析理陳義也為甚著大抵專以明象為要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苟為空言而已至於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卦之法又為十有二圖以發揮其要指揔名之曰周易

演說其言皆出於自得之妙而未嘗有所蹈襲者焉余嘗以謂君子之為言不必取異於人亦不必務同於人也求與人異是驕已以勝夫人也求人之已同是强人之隨乎已也要皆失之偏而不能適乎至當之歸今石君之於易非故與人為異同也推其所自得者以為言以求夫至當之適故不能無異同焉耳雖其所以合乎聖人者非人所能知苟非其自信之篤烏能及是哉抑余論之易至程子為傳始一於言理及朱子本義又專

於卜筮其道益巳甚明後世言易者殆無以尚之矣演說之書石君以為繼程子而作然非惟諸儒之傳註有所不取而於程子朱子之說有不合焉亦不恤也嗟乎石君其誠篤於自信者乎君在異時常舉鄉貢進士為陝西第一已而隱不仕關輔之學未能或之先而今亦老矣葢其學受於賈仲元氏而賈氏學於蕭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於正者也石君以余能相知也出其所為演說者屬為序余不得辭世之不知君者因余言而求

之則其為書固可得而知也

王氏迂論序

聖賢之道所以致用於世也禮樂典章制度名物蓋實致用之具而聖賢精神心術之所寓故在學者尤不可以不講是故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苟不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則何以涉事濟變而彌綸天下之務哉秦漢以來儒者之學或泥於訓詁或淪於辭章或淫於清虛或滯於功利

其於聖賢致用之道能通焉者鮮矣至於宋而有永嘉經制之學焉葢自鄭景望氏薛士龍氏以及陳君舉氏葉正則氏先後迭起其於井牧卒乘郊丘廟社章服職官刑法之類靡不愽考而精討本末源流粲然明白條分縷析可舉而行當其時吾金華唐與正氏帝王經世之術永康陳同父氏古今事功之説與之並出新安朱子皆所推嘆然於永嘉諸君子之學獨深許之豈不以經制之講固聖賢之所以為道者歟近時有鄭天趣先

生者永嘉人也其於鄉學能備究之縉雲王熈陽氏蚤歲嘗從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既多乃復即羣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焉推其所得著而為書有書海通辨三禮纂要左氏鈎玄揔若干卷凡廬井車服禘祫泉幣之屬禮樂典章之所繫者皆為之論議其事之本原大抵兼取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等書而其為論則務以發前儒之所未發條理明順聯如貫珠考覈精詳審如中鵠既乃掇其所為論別成一書若干

卷曰迂論嗚呼經制之學世不復講久矣今吾凞陽乃獨肆力於此豈非有志於致用者歟世有觀會通以行典禮者吾知於凞陽之書其必有所徵矣凞陽學博而才贍頃用内翰臨川危公薦入翰林為太史屬尋奉使安南還擢工部員外郎辭不拜補外調澠池縣丞其他所著有交山文集若干卷行於世余與凞陽交久且契其學問之所至頗能知之故因序其所謂迂論者使傳焉

黄子邕詩集序

盱江黄子邕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𪢈藁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揔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絶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為並然可不謂為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為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

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汚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為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往惟衒其才藻而漫衍華縟竒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竒詭以為平袪浮靡以為實讀其辭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

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葢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録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葢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西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税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

之意乎臣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

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夫仲宗之來既承聖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褘何耶褘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閒莫不興起於為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

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兹不復道

王忠文集卷七